



暗杀大师

秘密仆人

愿意为了什么而死，
就要为了什么而活。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著
万丽莹 陈磊 译

THE SECRET
SERVANT
NIEL SILVA

暗杀大师

秘密仆人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著

万丽莹 陈磊 译

THE SECRET
SERVANT
DANIEL SILVA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杀大师. 秘密仆人 / (美) 丹尼尔·席尔瓦
(DanielSilva) 著; 万丽莹, 陈磊译.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Secret Servant

ISBN 978-7-5594-0227-1

I. ①暗... II. ①丹... ②万... ③陈...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5354号

THE SECRET SERVANT by Daniel Silva
Copyright © 2007 by Daniel Silv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7-137号

书 名 暗杀大师: 秘密仆人

著 者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译 者 万丽莹 陈磊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刘雨 高一君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01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27-1

定 价 4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暗杀大师

勒·克莱齐奥



读客®

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全球文化，尽收眼底；

顶级经典，尽入囊中！

THE SECRET

SERVANT

GABRIEL ALLON
Series

**THE
SECRET SERVANT**

加百列·艾隆

档 案

性 别： 男

年 龄： 不详

国 籍： 以色列

职 业： 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特工，修画师

身体特征： 中等个头，体形瘦削，些许白发，祖母绿色眼睛，下巴中间有深深凹陷

特 长： 暗杀、修复古画

爱 好： 听歌剧、驾驶帆船出海、修理古董汽车

语 言： 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也懂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

常用武器： 伯莱塔点二二口径手枪

早年，在以色列贝扎雷艺术学院学习绘画。

后被招募进入摩萨德，任“天谴”行动主力，三年内暗杀十三人，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行动结束后，长居欧洲十多年，以修画师的掩护身份不定期执行暗杀任务。

因妻儿在维也纳一次行动中无辜遇害，申请退出组织，隐居英国康沃尔郡。

十年后，得知维也纳事件主谋浮出水面，为复仇而重出江湖。

献给史黛西和亨利·温克勒，感谢他们的友爱、支持以及对孩子们孜孜不倦的奉献。

再者，一如既往地献给我的妻子婕米，和我的孩子们，莉莉与尼古拉斯。

依照现在的人口变化趋势，最晚到二十一世纪末，欧洲就将为宗教人士所有。

——伯纳德·路易斯

威胁是严重的，而且在愈演愈烈，并且我相信，这一威胁会伴随整整一代人。它是一场持续性的运动，而不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它的目标就是消磨我们的反抗意志。

——伊莱扎·曼宁厄姆-布勒夫人，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

如果你把囚犯送去约旦，那么你可以得到更好的审讯效果。如果你把囚犯，打个比方，送去埃及，那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罗伯特·贝尔，
转引自斯蒂芬·格雷的《鬼机》

目 录

第一部 预言家之死 / 1

第二部 陌生人的领地 / 77

第三部 以撒的牺牲 / 163

第四部 地狱之桥 / 269

第五部 湖边的婚礼 / 355

作者按 / 382

致 谢 / 384

第一部

预言家之死

1

阿姆斯特丹

敲响第一声警钟的人是所罗门·罗斯内尔教授，尽管没有人会把他的名字和此事联系起来——除了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一栋土褐色办公大楼的秘密房间里。加百列·艾隆，那位传说中任性的以色列情报之子，随后会发现，在组织的历史记载中，罗斯内尔是第一位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的眼线。那些偷听到这句评论的人会觉得它太有悖常理、太冷酷无情，但它也确实十分契合那时笼罩着他们所有人的阴郁气氛。

罗斯内尔并没有死在以色列，尽管在那里，暴死街头这种事三天两头发生。他的死亡地点是阿姆斯特丹一个普通、宁静，叫作“老城区”的小地方。那是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五，虽然已近暮秋，天气却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早春。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干“舒服的事”——这是荷兰人频频挂在嘴边的词，也就是找点小乐子。要么在花卉市场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看看那些卖花的小摊，要么在伦勃朗广场一家稍好一点的酒吧喝上一两瓶贮藏啤酒，抑或，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在哈勒默尔街上那些棕色的咖啡屋里抽上一点大麻。那些烦人的打打杀杀，就让讨厌的美国佬去干吧！在那个金秋的下午，阿姆斯特丹那些仪态庄重的老年人喃喃地说着这些。今天应该为我们一身清白、为我

们生为荷兰人而感恩。

所罗门·罗斯内尔却没有他同胞们的那种雅兴，但他一向也没什么雅兴。虽然他的正式工作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但占去他大部分时间的却是他的欧洲安全研究中心。这个机构的名字让一大帮批评者抓到了他撒谎的把柄，因为罗斯内尔不仅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还是这个中心里唯一的研究人员。但是，尽管有这些明显的缺陷，中心还是频频发表权威的报告和文章，条分缕析地指出荷兰境内激进势力的兴起将给荷兰带来的种种威胁。罗斯内尔在他的上一本书中已经提出，荷兰正在遭受极端分子有组织的、持续性的袭击。至于他们袭击的目的，罗斯内尔认为，是为了把荷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罗斯内尔同时警告说，恐怖分子和殖民主义分子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政府不立即采取强硬措施，那么很快，自由自在的荷兰人所珍惜的一切都将随风远去。

可想而知，这些言论在荷兰的文艺出版界引起了一片恐慌。有人说这是“歇斯底里”，有人说是“哗众取宠的种族主义”，还有不止一人耐心地指出，考虑到罗斯内尔的祖父母曾经和成千上万的荷兰犹太人一起被送往奥斯维辛毒气室，罗斯内尔这本书的观点就更令人憎恶。最后，普遍的观点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的不是罗斯内尔这种夸大其词的愤懑之言，而是包容与对话。

面对这些潮水般铺天盖地而来的指责，罗斯内尔岿然不动，他的这种姿态被一名评论员比作“手指被紧紧夹在水沟里动弹不得”。包容与对话当然可以，罗斯内尔回应说，但绝不能投降。“我们荷兰人该放下手中的喜力啤酒和大麻烟斗，好好地醒一醒了，”在接受荷兰电视台的一次采访时，他大声疾呼，“否则我们就要亡国了！”

他的这本书以及随之引发的一些争议，使他在国内成为了被横加指责的对象，但在某些地区却得到了不少赞赏。然而，这同时也使他

不偏不倚地落入了荷兰本土极端分子的视野。罗斯内尔对极端分子的各大网站进行了监控，力度甚至比荷兰警方还要大。那些网站上满是以神的名义对这本书表达的强烈愤慨，已经有不止一人预示，罗斯内尔很快将被处以极刑。奥德维斯特区已经有人对他的信徒下了指示：“罗斯内尔那个犹太人，必须狠狠地处理。”他呼吁一位烈士主动站出来接下这个任务。收到这个消息后，懦弱的荷兰内政大臣建议罗斯内尔先躲起来避避风头，但罗斯内尔坚定地回绝了他。随后，罗斯内尔给了他一份名单，上面列了十个他认为很可能刺杀他的极端分子。内政大臣二话不说接下了名单，因为他知道，罗斯内尔在荷兰极端分子圈内安设的眼线往往比荷兰安全部门的更可靠。

十二月那天正是周五。中午时分，在位于格罗恩博格2A区的运河小屋里，罗斯内尔正弓着身坐在二楼办公室的电脑前。这座屋子就像罗斯内尔本人一样又矮又宽，并且整体有点向前倾斜，看似很不稳定，但在他的一些邻居看来，考虑到房子主人所持的政治观点，这房子歪了也没什么不妥。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离阿姆斯特丹南教堂的钟楼不到五十码^[1]，大钟每天无情地一声声敲着，从正午开始一直持续地敲上四十五分钟。罗斯内尔十分讨厌做事中途被打扰，或者周围有多余的声音，所以，他早已对这烦人的钟声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属于他自己的“保卫战”。古典音乐、白噪音机、隔音耳机——但是在钟声的肆虐面前，它们都毫无招架之力。有时他想，这钟敲着有什么意思呢？这座老教堂早就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而这一点，在罗斯内尔这个有着崇高信仰的人看来，正象征着荷兰的沦陷。面对抱有无量狂热的敌人，世俗的荷兰人竟然把他们的教堂变成了这个福利国家的政府办公场所。一个没有

[1] 一码约合0.91米。

上帝的城市里一座没有信仰的教堂，罗斯内尔想。

12点10分，他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抬起头来，看见苏菲·范特豪斯倚在门框上，怀里捧着一大摞文件。她是罗斯内尔以前的学生，读完硕士后就来帮他打下手了。她硕士期间研究的是纳粹大屠杀对战后荷兰社会的影响。她既是秘书，又是研究助手，既像保姆，又像女儿。她帮他整理办公室，录入报告和文章的终稿，帮他安排满满当当的时间表，管理繁杂的私人财务，甚至还帮他洗衣服，提醒他按时吃饭。那天早晨，她通知他说，她打算新年假期去圣·马丁待一个星期。听到这个消息，罗斯内尔十分郁闷。

“一个小时后你有《电讯报》的采访。”她说，“或许你应该吃点东西，好集中注意力。”

“你是说我现在思维很涣散吗，苏菲？”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从早上5点半开始，你就一直在弄这篇稿子。除了喝咖啡，你总得吃点东西吧。”

“来的记者不是去年那个说我是纳粹分子的可恶的人吧？”

“你觉得我还会给她接近你的机会吗？”她走进办公室，开始整理他的桌子，“《电讯报》的采访完了之后，你要去国家电视台上第一频道，那是个听众来电的节目，所以肯定会很热闹。这次不要再树敌了，罗斯内尔教授。现在要一个个地追踪敌人已经越来越难了。”

“我会尽量管好自己的，但恐怕我已经没什么忍耐力了。”

她探头看了看他的咖啡杯，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你为什么总是要把烟头扔进咖啡里呢？”

“烟灰缸满了。”

“尽量时不时地清理它。”她把烟灰缸里的东西倒进垃圾桶，清走了垃圾袋，“还有，别忘了今天晚上学校要开的那个论坛。”

罗斯内尔皱起了眉，他一点都不期待那个论坛。专家组里面有一

个人是某协会的会长，那个协会公开宣称要摧毁以色列。今晚注定会很愉快。

“恐怕等会儿我会突然得一场麻风病。”他说。

“反正他们肯定会要求你到场，你是今晚的主角。”

他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我觉得我要去多兰咖啡馆喝杯咖啡，再吃点东西。你可以让《电讯报》的那个记者到那里去找我。”

“你觉得这样做真的合适吗，教授？”

斯塔尔街上那家著名的咖啡馆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这一点在阿姆斯特丹已经人尽皆知。而罗斯内尔又尤为引人注目，事实上，那一头蓬乱的白发和皱巴巴的花呢大衣已经让他成为荷兰最显眼的人之一了。荷兰警察局的那些天才曾经建议他在进出公共场合时做些细小的伪装，而这个建议被罗斯内尔比作给一头河马戴帽子，再贴上假胡须，然后说它变成了荷兰人。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去过多兰了。”

“那并不代表那个地方就安全了。”

“我总不能一辈子都像囚犯一样生活吧，苏菲。”他指了指窗外，“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天气下。你尽量把时间往后拖，实在不行了再告诉那个《电讯报》的记者我在那里。这样我就可以把极端分子吓一大跳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教授。”她知道已经劝不住他了，于是把手机递给他，“那至少要把电话带上吧，遇到紧急情况你还可以给我打电话。”

罗斯内尔把手机塞进口袋，下楼去了。他在门厅穿上外套，戴上他那条标志性的丝质围巾，走出门去。他左手边是南教堂的塔尖，右手边是细窄的运河，运河两岸漂浮着一只只小艇，五十码开外，有

一座双翼木质吊桥。在老城区这里，格罗恩博格运河区是一条安静的街道，没有酒吧，没有咖啡馆，只有一家小旅馆，而住客永远寥寥无几。罗斯内尔小屋的正对面是这条街上仅有的一处惹眼的建筑——一栋淡紫与淡黄相间的现代公寓楼。一缕阳光下，三个油漆工蹲坐在楼前，一身白色工装被油漆蹭得五彩缤纷。

罗斯内尔朝那三人瞥了一眼，记下了他们的样貌，然后朝着吊桥的方向走去。一阵风突然刮起，卷过河堤两岸光秃秃的树干，他停下脚步，把围巾围紧了些，突然看见有一团厚重的云悬在空中，像极了维米尔油画里的景象。就在那时，他突然发现其中一个油漆工正在运河的另一边与他并排走着。他黑色短发，额头又高又平，浓重的眉毛下是一对小眼睛。罗斯内尔是识别移民面部特征的行家，他一眼就看出那个人是来自里夫山脉地区的摩洛哥人。他们同时走到吊桥边。罗斯内尔停下脚步，故意点上一支烟，看见那人最后往左拐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等那人转进前面的拐角后，罗斯内尔便朝着反方向的多兰咖啡馆走去。

他慢悠悠地顺着斯塔尔街一路而下，一会儿趴在他最爱的糕点屋的橱窗前看看今天推出了什么点心；一会儿闪到一旁避开迎面而来的骑自行车的女孩；一会儿偶然遇到个自己的崇拜者，对方激动得满脸通红，不住地赞美他。就在他刚准备走进咖啡馆时，他感到大衣袖子被人猛地拽了一下。他人生最后的几秒钟一定在苦苦纠结，如果那时他没有条件反射式地转个身，或许就可以逃过那场死劫。但是，他还是转身了。在十二月的阿姆斯特丹那么美妙的一个下午，如果听到有个陌生的声音喊了自己的名字，第一反应当然是转身回头。

他只是很模糊地看到了那把枪。枪声如同炮声一样在狭小的街道上回响。他瘫倒在圆石马路上，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杀手从大衣里掏